



中篇
創作

武裝的農村

徐遲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7628

武
裝
的
農
村

徐
遲
創
作

獻給沈沫史炎

寫在「孤島」樣的上海。寫這個總來十句話說得完的「事實」，從「事實」經過傳說到我這裏，再寫這個「中篇小說」，是作者所害怕的一個遠程，我寫事實却又冒險渲染，增加，我允許了我自己的想像。請求讀者以兼有事實及小說的讀法讀這個事實與小說。

醫生勸告我，他知道藥石本草不能恢復我的康健，我病的若不是我所戀愛的少女親自來慰撫，便永不能找出更妙好的方法了。「但是，」他說，「我供給一個藥方，如果你肯嘗試，你可以帶一顆更壯健的心來感謝我。」

十一日的早晨，微溫的牛乳瓶已蹲在我的家階上。我差不多和送牛乳人同樣早，我依闕而立，黎明正從遠林的背後上昇。我吹了一聲口哨子，一頭獵犬向我竄過來，我伸出手，他向我搖尾，然後羞澀得令我想起我的戀女地，牠用舌子舐我。

「我們出發好嗎？」我向他說。

於是我們向原野馳去。我們的腳底下，有一小時六英哩的速率，我們奔過原野，河流，田舍，在朝霞的底下。寒冷已開始了，早上有霜。田野却已收割了稻，黝黑的

大地的母腹上覆滿了銀白的光芒。可愛的風景一幅一幅蒸騰起來，我聽了飛鳥的啾啾，他們醒來不久。

於是我流了一些汗，在一座小橋的石欄上坐下來憩息。我的獵犬，先在地上挖掘了一個小坑，然後失望地搖搖尾巴踱到我的身邊。

「珍妮要吃早餐了嗎？」我把我的戀女的名字給了這可愛的獵犬，並不因為狗在我們的傳統中是一個侮辱。但是我這樣做祇少也是不智的。我已給這個名字困煩了六個月，他破壞了我的春天，使我的夏天分外炎熱，秋初我的心完全摧毀了。但是我已聽了醫生的勸告，我決定把她的印象，讓田野的河水的素泊來洗滌乾淨，我給他一個最後的榮譽，讓她有一個最後的遺留。但這樣做是不智的，我把牛肉給珍妮的時候，我又開始心裏惆悵起來。「珍妮」，一個可愛的名字！

半個上午我化費在我的沉思中。我抽着煙斗，直到我感到溫暖，因為十一月的陽光還非常炎熱。珍妮看慣了我的行爲，不以爲意，但是最後，牠咬了我的衣裳，要我

起立。

我才記起醫生勸告我的秋獵：「一個富于幻想的青年的病是難治好的，但我並不叫你吃藥，我叫你到田野中去恣情你的幻想，到晚上你疲倦了，肩上倒垂了四五隻野鴨回來。不出一兩個月你那時會帶了一顆康健的心來感謝我。」

一羣野鴨從池塘飛起來，撲動他們的翅膀，他們橫過了一片秋雲，然後快隱消在一個松樹林的背後了。珍妮開始吠了一聲，我也隨着他的吠聲放了一槍。因了近一週來的瞄準和射擊，我的槍法已經漸近嫺熟了。

「今天我們好運氣，」我的心開始跳盪了一下，一羣鴨子中間，有一頭忽然在空中頓了一頓，牠舉起了受傷的頸子向天祈禱，可是連翻了五個身，牠一直線的落下，珍妮向牠衝突過去，我把鎗放到地下，歡喜的奔流在我心上怒吼一聲，瀉流而來。

我平均每天的紀錄是三隻野鴨，最高紀錄是在第三個星期五，那天一清早晨就打下了半打。

我在田野間奔馳，忠實的珍珠跟我奔馳，我已遺忘了珍妮，對於我，她只是過去的一個噩夢——雖然是美麗的噩夢。

我努力要增高我的射擊的分數，我每夜要閱讀一些射擊的要覽。

夕陽西下的時候，肩頭倒垂了三數隻鴨子，從池澤中跨過，從林子裏跨過，於是經過晟舍：一個小村子。那裏的村人都是獵戶，他們每天嘲笑我。

「今天的分數要好一些了吧」我笑着向一個村人說。我累得很，舉起了五隻野鴨。

「可是你們這些公子少爺那能算打獵？」那個村人又挖苦我。

「你們今天分數更好嗎？」

「我們打下十隻，你只能打下一隻。」

「可是你們打了一生一世的獵，我才打了一個半月。」

有一天，我開始參與他們去行獵，這些人原是農民，他們是以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爲世代相傳的職業的。但女人以繅絲爲副業，男人則是漁獵；村子裏人並不多，有小小的街道，有鱗次櫛比的屋宇。他們都快樂，康健，並不缺乏談諧，和他們在一起是我開始接受了醫生的勸告以後就有的。我自己的住處是一個小鎮，比晟舍自然繁榮，但是已經沉悶得多了。我簡直不敢再想起大都會來。那裏的人不知道太陽！我的鎖接受太陽，但晟舍的村人是崇拜太陽。自從我這因都會的壞習氣而變得異常感傷的年輕人從夜生活裏逃了出來，到小鎮上遇到了珍妮，驚爲天人，然後一再追求，而對方的答覆總是若即若離，溫存之處，又一天比一天更甚，以後，我病了，直到我忽然得到了靈魂的一個新的快慰。另一種生活，我叫喊了。我願意偷俗一些，蠢笨一些，我不願沉悶，更再不願享受物質的文明。我在都會中就再三地默誦過拉丁野諺 *Magna Civava, magna solita*（大城市，大空虛。）現在珍妮在前面跑，我們在後面跟，而前後左右是——行獵的黎明！

我們像羚羊般的靈活，在蜿蜒的河流邊上蹣跚。到達一個大湖的风景裏之後，各

人都把彈丸納入火銃。我們一起是六個人：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精神還英爽得像我們其餘的五人一樣。

「張老伯伯，發不發利市，看你的老花眼睛了。」

張老伯伯哈哈的笑，他擺了一個把式，十一月的太陽還很利害，曬得人穿不住棉襖，蓼花在湖濱開滿，像一幅藍色緞子的淡花邊。我們先在花邊上閒散了一會，黎明的馥郁迷醉了人。

行獵在沒有號角聲中開始了。蓼花是美麗的而且中間還游泳着小小的黑點樣的野鴨。遠處划過來一條小船，這是張老伯伯的孫兒，一個九歲的孩子。

張老伯伯隨手在地上揀了一塊小石子，向孩子作勢恐嚇。阿寶，這孩子的名字，裝腔作勢的閉了眼睛，好像等他的祖父來責罰他的過失似的。可是張老伯伯沒有這樣，他把石子往蓼花洲上一擲。

三隻野鴨子先冲天而起。牠們一條線地往上飛，遂後分成兩起，一隻灰褐色的野

鴨寂寥地在燦爛的黎明裏盤旋了一圈子。這時張老伯伯舉起了他的火銃，碰的一聲往這寂寥的飛禽打去。我正抽着煙斗，我的心開始激盪了，黎明的獵槍聲激動了我。牠還振動了靜的湖水靜的霧圍，這可憐的飛禽立刻掉在水裏。

「老眼還不差——」于是他向他的孩兒叫，「阿寶，去揀來啊。」

小船的溜溜的一個旋轉，阿寶把槳一划，船箭似的向了正在蔚藍的水中掙扎游泳的受傷的飛禽射去。可是珍妮吠了三聲，牠往水中彘入，用更快的速率把野鴨搶到了嘴裏。在牠得意地游回來的時候阿寶的小船近上了牠，

可是誰也來不及欣賞阿寶與珍妮的吃醋爭風的把戲了，從蓼花與蘆葦中飛起了二十三十隻飛禽來。琥珀似的肚子，黑翅膀，隱約地星似的閃爍的眼睛，我們六枝火銃，十一膛彈丸，連續的射擊。這一陣爆炸打下了七隻。然而只有我的德國獵鎗不中用。我差一點可以打中一隻，但牠搖了一搖落下三兩根飄浮的羽毛，疾然往東南角遁去。

張老伯伯拍拍我的肩膀，「老弟還不行呢。」

我向他做個鬼臉。

「那裏是老弟？」一個村人又來挖苦我了，「是鎮上的少爺呢，少爺打鳥，不過是好玩兒，」

我氣憤了。珍妮一頭一頭的把飛禽啣過來，他啣給我，彷彿這全是我的分數。

「不行，你們不能再笑話我，」我說，急起來了。

我們重新步行，向了湖的遠遠的彼端而去。因為這只是今天的序幕。彼端的池沼，湖與汊港，一個個的小林子，窩藏着更多的野鴨，秋天野鴨從水上飛起又消隱入林梢的景像是可愛的。在畚舍的四郊，我們又遇見了幾起獵戶，一起是獵兔子的。

這天我們的成績太好了，除了每人肩膀上照例垂了半打以上的野鴨，在阿寶的小船上還載了兩個可愛的小兔子，生擒的，牠們的雙親却在受傷以後已給珍妮咬死了。

獵飛禽我是高興的，把兔子打死却顯得殘酷。然而我已漸漸對於這種行獵又感到不滿足了：我的幻想到了高山上，到了追逐野豬，狼，那些更凶惡的動物，和書籍上

記載着的更勇敢的行獵。雖然我沒有幻想到，世上最凶惡的行獵是人的相互屠殺，而不久以後，我便有參與這盛大的行獵的機會。

阿寶的小船裏却還有兩隻山鷄，這是今天最大的幸氣。這兩隻不幸的飛禽大約是從太湖中的山上雙雙飛出來旅行的，但不管牠們是怎樣的，牠們是被打下來了。晟舍的獵戶的槍法，實在是可驚的準確。據他們這幾個人自己吹噓。說他們的槍法不是最強悍的匪盜之下。據我的觀察，他們只能對於罇在樹枝上的飛禽有絕對的把握。而且，他們的火銃又名連銃，打出去入子彈的爆炸範圍有一尺直徑。那他們的記錄比我高，這算什麼呢？雖然我妬忌他們，

但我在一封裏，却跨獎他們的槍法，至于出神入化的地步。

「大夫，晟舍的獵戶在射擊的準確上，實超于軍人。我喜歡看他們的姿態，對於他們的眼力則唯有傾佩拜倒。大夫幾時找出半天休暇來和我們一起去獵一次飛禽，你一定可以知道世上的槍擊，已這樣意想不到的美麗和精確了。今天他們打下了一頭鷹

，明天他們要打下什麼呢？我覺得世上實缺乏了一種凶惡的動物，來匹配他們的槍法。我自己，慚愧得很，他們嘲笑我是公子哥兒，我只好承認，但飛禽被我擊中的時候，我的狂喜已能滿足我的心——這往常我給了我的珍妮的心。我已給你治療好了。我已有了康健愉快……」

二

一年光陰是很容易過去的。我是康健了。但靈魂是何等自尋煩惱的不安的東西啊。我得有一個事業的理想與計劃。既然我們已經在一個機械的時代，我們就都捨不得拋棄物質文明的享受。要回到荒野的，原始的，精神的時代與生活中去，已是絕對不可能，我的理想是把文明的足跡還沒有到達的鄉村，現代化起來。電在小鎮村中已介紹過來了，可是用美孚油燈的人家還是多數。自來水就沒有。道路依舊是狹窄，屋宇

的建築依舊是不見日光，河水依舊是遲緩的船隻當做交通利器的被旅行着。除了新的物質建設以外我還要繁榮這一帶地方的絲事業，這應該是地方新建設的生命線，還不過三四十年之前吧，絲業繁榮了這地方，直到最近牠才給人造絲打倒，市場上一蹶不振，農人大受影響。

我們一共有很多年青人在計劃，大部份人都剛從大學經濟系，土木工程系，電氣系等及蠶桑學校裏畢業出來。自然，困難是一件一件的遇到了，但我們愉快地解決牠們，每天傍晚我們在河水中洗澡。夕照在水波上，要給我們精力地光耀。

夏天裏，通各個鄉村的煤矢路都築好了，這是我們到鄉下去宣傳活動，然後鄉人自動的出力，才築好的。路統統是一丈闊，兩邊種種了幼年的樹。蠶種的試驗已經開始，新式的設計的建築已動工。我們還有一部份人創辦了一個地方報。

然而我却又一度跌下在戀愛的深淵裏——還是和珍妮。我天天遇見她，天天我們有很多話。

隨着在夏天的最熱的幾天裏，我的情緒變成了收不住韁的劣馬。珍妮不能給我我所要求的，我又病了。我想起了醫生去年的勸告，想起了晟舍的獵戶和我們行獵，但我感到再行獵，再看到一隻受傷的飛鳥掉落時我的心會漠然無動了。

珍妮給我的刺激幾乎使我起不了床，我沉綿病榻，神智不清的過了半個多月，於是漸漸的我病好起來，直到一天的黎明我病後第一次重讀我們自己辦的地方報。一讀到標題，我從床上跳起來。

只在二十幾天之內，國際的形勢突變至此，這是八月的初一也不知是初二，一九三七年。就在我病倒後的最初一二天裏，爆烈了北平近郊蘆溝橋的事變，我的全身心給報紙上給我的消息佔領了去，我問看護婦詳情，她不能把最瑣細的事情告訴我，因為她很忙。於是我的朋友來了，他們的話興奮了我。除了許多報紙上的消息之外，他們還有許多野間傳說。

珍妮帶了一束花，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來看望我，我對她不感到多少興趣。

「知道你病了，我趕忙來，可是你昏昏的一連這許多日子。」

我心裏叫喊着，她愛我。可是我嘴上說：

「現在應該趕快的好起來，你看報紙上，一個一個字都是我們不掙氣的青年男女的藥石。」

我諷刺了她。

的確，是國家主義的刺激完全把我的病治好的，我出醫院的一天，聽到說通上海的火輪，火車和汽車一列停頓了。夜晚我們一羣青年聚在無線電的週繞，知道上海的戰爭開始了。每一顆心頭，熊熊的火燃燒起來。

一連三個月，我們的生活是緊張極了。從夏天到秋天：荷花謝了，菊花開了。真的這時有的倒反而是最美麗的生活。第一，把小鄉村現代化起來的工作必須立刻停頓，我們是遠見的。不久，不管這是一天或一年，一年或半載，不久這個和平的小村子

必定要被摧毀。因爲這回戰爭不比以前的上海戰爭。我們先是竭力注意北戰場。南口的失陷令我稍稍的振驚。視線然後移到了西戰場，西戰場的結果又不很美滿，於是我們發覺東戰場的經濟的重要性，而專注意于上海郊外的大戰了。第二，不把話扯開去，我們把民衆的組織和宣傳代替了我們的停頓的事業。政府的訓令是常常接到的，我們常常揣測政府的意向，定我們的宣傳大綱。我們已看到，不久這個小鎮是要被摧毀的，可是我們努力要證明這摧毀的必然性給鄉人時却失敗了，戰爭是那末老遠，而秋天，又是那末美。

天那末高，氣那末爽，又是蓼花蘆葦在水濱窩藏野鴨的時令了，一天下午，我得了半日休假，兩個珍妮和我——珍妮我的愛人和珍妮我的愛犬——一同鄉下走去。上午我從書架上掉頭，看見珍妮我的愛犬在舐那一支獵鎗，牠發誘地像嵌在牆壁裏又像從牆壁裏浮雕出來似的，珍妮我的愛人來探望我了。我自從病後就不十分理睬牠，可是牠常常來找我說話。於是下午我們決定了一起到野外；可以步行到晨舍去，休息了

再步行回來。把珍妮我的愛人和去年醫我的珍妮病的行獵放在一起，是一個新奇的事。

未到晨舍之前，我先在一個溢滿秋水長天的湖邊試了一槍，居然立刻有一頭野鴨被我擊中。

獵犬從我身邊向這犧牲者馳去，又啣了牠回來。珍妮拉住我的肩膀笑得非常可愛。她的眼睛爆炸着火花。任何人的心裏，對行獵總是起勁的，任何人心裏潛伏着對於殘殺的一些變態的快感。或許是每一個女子歡喜她的男人是個英雄的緣故，居然，她抓住我的肩膀，誇獎我了：

「有這樣的準權的槍法，可以和日本兵作戰一下啊。」

我來不及回答，啣在獵犬的嘴唇裏的小野鴨流着血，掙扎在生命的危機中，撲動牠的翅膀而從我的腳邊給我怨恨的一眼。我的心凝住了。珍妮也因為見到紅的是血，而呆起來。不知是爲什麼，我忽然憎惡殘殺。

而遠處不是正有大屠殺嗎？爲了侵佔人家的土地，一大批野鴨一樣的，有生命的動物被從安全的鄉村，平靜的家庭，興旺的事業中遣差出來，到另一個土地上來作戰。於是爲了保衛祖國，保衛自己的父母妻子及自己的緣故，一大批人荷槍實彈守衛作戰。「殺啊！」從壕溝中衝出來，坦克車滾滾而去，巨大的礮彈噴射爆烈，血。紅的是血，到處是血。在黑色的鐵的構圖中，嵌着一條條紅的血的線。我的幻想激動了我。

「有這樣準確的鎗法，遲早是會和日本兵沙場上相見的。或許，這條獵犬會在我死去之後，自然是在胸口中了——一粒敵人的子彈，我倒下了，抽搐，牠便把我腳在嘴裏像現在牠腳這野鴨一樣。」

我說話時是沉重的，但珍妮因爲我的話太沉重了，突然像火焰似的騰起了耀眼的光彩來，她說：

「把你腳到我這裏！」

她的情緒是苦痛但興奮，熱烈，這是在一個靈魂把一切寄托了國家時所表現的傳

奇式的思想。我向她苦笑一聲。

『珍妮，或許真是這樣。我相信我是一個良好的鬥士。』

她不讓我說下去，我們沉默地登程。小山在我們腳下移過，無數河流和橋在我們腳下移過，栗子林讓出了一道小徑之後，快要收割的稻田擋住了我們。

晟舍到達了。我們先遇了阿三，和他的妻子阿巧。

我和阿三閒談的時候，四週聚攏了許多人；一個青年人，帶了獵槍獵犬，還在傍邊亭亭的立了一個少女，這在鄉村裏是被當作新奇的發現的。尤其我，他們都熟識。這更引起他們的好奇心。他們要知道珍妮是我的什麼人，可是他們不好意思問。

我們談到了戰爭。在這種時候裏，沒有人知道平靜，沒有人不把戰爭來嚇他們自己。可是每一個晟舍人，當我說不久這個地方便是戰場了的時候，天真地笑了。

『我們這裏的人都信佛，那會變戰場？』

對於這話，我和珍妮也笑了。這便是我們常遇到的困難，鄉下人除了懷疑這裏會

不會變成戰場之外，還確信迷信鬼神可以保全地方的安定。我努力要證明給他們，戰爭是出人意外的，今天不知道明天。並且，我們是在和一個技術方面比我們強的國家作戰，說起來，晟舍的人確沒有一個不憎恨日本人。絲是日本人搶了去做生意了，他們很明白這個。可是戰爭是那末遼遠，謠言究沒有一粒子彈的聲音可怖。誰也不相信。這美麗的秋田野，一瞬眼便是戰場。

「一瞬眼，」我說。

他們便又天真地笑了。一個十歲的虎兒向我們瞬過了一瞬眼，說，「現在沒有變戰場啊。」在這個稚氣的否定論中，他們的天真的笑爆發了開來。可是他們剛笑了一半。

五架飛機從天空中出現。立刻較高較小，又是三架，都向了我們這邊飛來。「飛機」叫喊聲起來！一反既住的，這些鄉下人從前一見銀白色的飛機便拍手拍腳高興起來的，現在因了戰爭的意識，一個個晚上浮上了一些張惶。我的眼光是銳利的，立刻

區別了前面的五架是日本飛機，有紅的圓心在牠們的翅膀上，而後面的三架，憑他們的飛行的神色乃是我們的國空軍，「分散，」我叫「分散！」果然；那後面的三架從高處疾馳下來了。

珍妮倒在我懷裏；鄉下的婦人和老年人却躲起來，只有膽大的，我們都隱在樹裏，窺視天空。一場空中大戰開始了。

來回盤旋，一回一合的，三架勇敢的空軍翻着筋斗。上昇，下降，於是機關鎗聲音是不已地射擊了。飛機與飛機的戰鬥，因為空間範圍的廣大，並不緊張，只是恐怖性却比什麼還利害。兩架飛機差不多要相撞了，牠們並沒有，各自用了最大的速率分開去了。

那五架日本飛機分散了，四個向東逸去，一個却被三架圍住了。那遁逸而去的四架日本飛機，對於陷入重圍的伙伴毫不顧到，實是可恥的不義的行爲。

那陷入重圍的伙伴是危險萬分了，牠左衝右突，可是找不到一條去路。牠有令人

驚佩的飛行術，翻來復去的航行在太空中，可是牠處處受到我們的國空軍的攔擊，機鎗的掃射，和飛行術上的種種最大壓迫。最後，牠騰空而上，高，高，高到只到一個小黑點子，而三架我們的飛機各自在最佔優勢的程度裏向上面追逐，射擊。

一聲大爆炸，那小黑點子一瞬變成了紅色的，這紅色的幻景一熄滅，一道長長的黑煙在天空的青石板上，到了一條長長垂直地平面的線，牠落下在晟舍附近。

三架飛機在空中盤旋，我們都從樹底下，茅舍木屋裏鑽出來大聲歡呼。

於是牠們又在空中消失。

『這裏不已經是戰場了嗎？』我說。

晟舍人默然。剛才的印象對於他們是太嚴重太深刻了。之後，才有幾個年輕的人打破了沉寂，他們要去搜索這架擊落了的飛機，我也興奮的參加他們。當我們搜索到這架飛機時，牠還在燃燒。

黃昏以後，我要朋友們談到了這場目擊的大撕殺。我們也默然了，這裏不久便是

戰場，無疑的，預示已經明顯的出現了。

然而秋天是多麼美麗。稻收割的時候，農夫在和平的霧圍中唱着山歌。每天在水上有採菱的少女，她們蹲在木桶中，木桶在水波上飄動，民謠的旋律也飄動。園丁的肩上挑着兩擔子的一盆盆的黃菊，沿街叫賣。我和珍妮，是真真的愛上了。前方的戰事，則是順利，尤其是東戰場，敵人的總攻擊，幾次都是失敗，一寸一尺土地都有我們的森嚴的軍人和堡壘。

三

然而前方失利了。失利的原因是在民衆的組織不健全，當大場戰線撤退時，上海近郊有數十萬大軍雲集。將士如雲謀臣如雨，可是突然在大場戰線撤退之後，因漢奸的賣國行爲，有了敵軍在金山衛登陸的演出，於是形勢突變，接着來了松江之陷，嘉

與之陷，平望的被中央突破。前方是失利了。礮聲是傳到我們和平的村鎮的居民的了；飛機來投彈了；傷兵絡繹的從前方運回來，生力軍絡繹從後方開拔上去。一個和平的村鎮變了戰區，變了失地，受了蹂躪，跟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

瓶花是黃菊，剛從東籬摘下的。家裏的老用人還不會意識到戰禍，他依舊把我的書齋佈置得清潔非凡，他以為我還是在夜晚要和朋友們來高談闊論的。可是一走到街頭，氣象完全改變過了，大動亂的現象籠罩了街道和河流，避難的行列開始拉長來。我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早晨的冷寒却又刺人，早晨的陽光却又溫暖人，我急急忙忙的到了幾個地方，會見了幾個地方上的人物，決定了幾件重要的事。回到自己家裏，吩咐家裏的人趕緊作避難的準備，一小時後，我把一家人送到鎮南的一個小墩上的佃戶家，那裏據我的觀察是沒有礮火的危險的。自己還有許多事要做，則我們一羣有十幾個年輕人不到最後的剎那是決不離開這裏的。

我們轍夜工作，派人出去沿家挨戶的勸告居民避難，把近萬的傷兵運到後方去，

又和後方開拔上來接防的軍隊接洽，半夜又接到了防空警報，整個小鎮沒有一星燈火，完全死去了。我從後援會辦事處的高樓上，瞭望了這個可愛的田野中矗立的小鎮，不禁流淚起來了。戰爭這個可怕的惡魔，跨着大步伐向我們走來。來吧，我們不是沒有武裝的，我們的小屋，古樹，河流全是我們的武裝軍人的崗位。世界是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潮流裏變瘋狂了。誰說不呢？飛機的震人的聲音，來得近了。片刻，牠們是飛過去，遠去了。明天，後天，我這樣想，也許這裏便是個火的大海，一切都在海裏沉沒了。這是什麼世界呢？

團部打電話來，要我去談談。我一到那裏就知道情形已經非常嚴重了。前面一道戰線支持不到天明前，在天明前一個時辰的樣子總要退回來的，他們這樣說。我想問，「爲什麼你們不增援」可是問題既涉及軍事，我是不能問的。「我們要封鎖運河線，」他們說，「把許多橋樑炸毀，你們當地人有什麼話說沒有？」我在電話裏向各方徵求了意見。一切準備這裏作戰場的工作都已進行得差不多了。我回復他們說，「我

們當地人已準備妥當了一切，把所有的橋樑炸斷好了。」我回出來的時候，軍用電話又鈴響了：來了一個不很好的消息！

天明前一個時辰的樣子，果然前線移後，等撤退的士兵一經過橋樑，所有的橋樑都炸毀了。

我們正在烟與紅茶的刺激中掙着眼，巨大的爆炸聲把我們震動了。彷彿這是天的崩毀，地的破裂一樣。窗子震動後，發出了玻璃的聲音來。我們是知道這聲音的來源的，幾個人苦笑了。另外幾個人又照舊默默的抽紙烟了。但在鎮上沒有逃難的一小半居民，從他們的惡夢中跳醒來。他們以為這是戰爭開始了，敵人的巨礮把這裏當做目標了。住樓上的人逃到樓下，孩子們啼哭，牽住他們父母的衣裳，立刻又有許多人從屋裏奔出來奔下了寒夜的戶外的街。逃難的行列又開始拉長來了，可是所有的橋樑都炸斷了，在運河以北的人和河以南的人被分開了。天氣是冷得發紫色的，從海洋方面吹來了風？橋樑炸斷了，要不是日本兵已經侵有了鎮呢？一切在黑暗中摸索，誰也不

知道什麼地方是安全的。趕快離開鎮，每個人這樣想。事實上，鎮已無形的劃為戰區了，爲什麼還要平民在這裏面戀着什麼呢！

我的同伴們有的站起來，說他們也要下鄉去，那樣子，可以天亮了，他們也到了暫時的安全區。但是我不走。

『我得聽一聽戰爭，如果自己看不到戰爭，聽一聽也好。我不是很浪漫嗎？』我說，說了笑起來。

同伴們走掉了一半，剩下來的，我們在椅上伏几而睡。我還做夢，夢見珍珠。

『爲什麼你還不走開？』我正言厲色的對她說。她不多話，抱了我的頸子就哭。一邊哭，一邊他說，『爸爸給打死了，媽媽給打死了，我也快死了。』我趕快扶着她，問：『你怎末知道的？』她一剎間變得不像珍珠了，她穿了一套軍裝，荷槍實彈的，我向她呆了半天。她說：『你呆什麼？野鴨子飛到這一帶河流上來了，你的槍呢？你的獵犬呢？你不是有很好的槍法嗎？日本兵來了，爲什麼不動手。』說着她指了指指

後面。我看到了她後面的景像。一片大原野，有無數的土堆，小山阜，蕭索的敗草，好像一個足球場，有鉛絲網像球場上的白粉線，東劃一條，西劃一條。於是我看到球員一樣蠕動的黑軍服的日本兵上了刺刀過來了。珍妮呢？她不看見了。——她怎樣跑了？——我想。我就不管她，拔槍先打野鴨子一樣的隨便放了一槍，一個日本兵倒下了，可是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脚一軟，心一痛，氣悶極了。我倒在地上，儘力往土堆中鑽。直鑽到一個木匣中，才舒服地吐出一口氣，心想，受傷了，也許要死了。珍妮呢？一連串的子彈在我上面飛過，我看見無數的日本兵的屍骸，東橫西倒的。——殺啊！——我聽見，並且看見了最殘酷的戰爭。天啊，我的創又痛了，別在人間有這種可怕的遊戲吧。一個喇叭吹了；遲緩，沉重；悲哀，迴旋着美麗而悽惋的樂句。嚶；我知道了，這是和平了休戰了，是對勇士送葬的喇叭曲。那不是珍妮嗎？她手執一面大旗子，向我邁走而來。她像一顆橄欖樹，和平的象徵。無數無數的，歡呼的人士跟着她後頭，她到了我的面前。珍妮；我大叫。她向我撲過來，把旗子掩沒了我。她哭了：——我

爸爸給打死了，媽媽給打死了，怎末你也給打死了。」

一陣陣的槍聲鑽過我的耳鼓。我醒過來，天色快破曉了，一盞黯淡的燈，格外黯淡，槍聲不再停止，一直響下去。同伴也醒來了。「接觸了！我們不約而同的叫起來。幾團士兵走進了我們的房間，這不是夢，這是最殘酷的現實。他們看見了我們，就厲聲問：「爲什麼走得那末慢？」我說明了我們是澈夜辦公，預備天明以後走開的。

「那末，現在趕快走開，立刻便有巷戰開始了。」

巷戰，這比什麼還殘酷怕人的名詞。

「有什麼用得到我們的地方沒有？」我說。

回答是冷酷的，「趕快走開。」

我們拋棄了工作立刻成爲難民。我們國軍在這一帶的戰略是步步作戰，使敵人上前一步受到一步的抵抗。所以過份長久的防守是沒有打算到的。前線在六里外，只預備守三個小時就退下來巷戰。我們技術上，器械上比不上敵人的精良與現代化，作陣

地戰原是非常吃虧的。但我對於戰略固然不配批評或談論，我們自己一拋棄工作，即成爲難民這一點，實然使我們難過。我們有手有腳，有頭腦有一顆愛國的心，可是「趕快走開！」這一聲冷酷的回答不是太蔑視了民衆嗎？

或許是前線用不到我們，在後方我們還可以有工作做的。我們急急忙忙向田野中走去。這是我們自己築造的一丈闊的煤灰路，種植在兩旁的幼年的樹，在初冬的季候裏只剩一段黝黑的身子。田野還是美麗的，只靠河的地方找不到船隻。平時，在裸露了軀幹的桑樹林中，蠶豆網已播了種苗芽已露了一些，鄉女村姑在太陽底下浮來浮去。現在可憐竟什麼也看不見。遠處的槍聲刺我們的耳鼓，烟時時浮上來一縷縷的，然而這不是往常的黎明的炊烟。小鋼廠接連地射擊，而最多的是手溜彈的炸彈之聲，跟機關槍一起比賽似的。

我們經過了幾個荒涼的村子，最後，是我所意想不到的，我們經過了晟舍。

張老伯伯和他的孫兒阿寶，捧了一碗粥，蹲在太陽底下，挨靠了牆，喫得熱騰騰的

。朝旭從橫裏竄過來，在水上亂爬，在地上亂爬。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祖父和孫兒見了我，一些也不訝異，站起來和我招呼。阿三和他的妻阿巧也捧了碗粥來了，還有很多年輕人，中年人，男的，女的。班班點點的，在這裏那裏還散立着野犬。我彷彿到了一個世外桃源。

『那兒來？』這話是多未缺乏智識的啊！

『逃難，』我回答。

『什麼難？你瞧，我們這裏還是很安靜的。我們今年的秋收到了九分，吃是夠吃的。我們照樣打獵，野鴨照樣的多。日本兵要的是大城大市，我們這小小的村子他們不要。前幾天，還有人七嘴八搭的說要逃難，我們覺得逃難是招難，決定了大家不逃。我們不怕什麼。』

『張老伯伯話是很對，不過我看你們還是逃的好，祇少，年輕的人該避開。日本兵是要到這種地方來的，不管這地方有多大有多小。他們也怕中國人，像我們有些兒

害怕他們一樣。而且，他們有槍，我們沒有，說不定鬧亂子起來，我們不怕倒霍嗎？

『這些話慢慢說』張老伯伯說，『你們吃了早粥沒有？』

一經提醒，我們果真是餓得很。然而在大亂子的當口有時間管得了這些小事嗎？他們是太悠閒了，我們是太倉皇。粥還是吃了，吃粥的時候，我又和他們說，並不勸他們逃開，只勸他們至少得準備種種。舉例，他們的獵槍應該藏起來，說不定今天就有日本兵要來搜索村子的。我說得他們聳然了，因為我縱然幾次三番被他們嘲笑爲公子哥兒，打獵玩兒，可是他們還肯相信我的話。自從前一次，晟舍上空發生了空戰，把他們弄得又竄又害怕以後，他們也覺得如果是戰爭，這種戰爭是非常可怕的，而現在，作戰的區域並不在幾千哩以外，並不在高山大海的遼遠的天末，說起來真只是咫尺之途，兩小時的步行，汽輪只有一刻鐘，飛機只幾秒——幾秒鐘的事。他們對於時間的觀念很模糊，只籠統的，有了一個擔憂。

我勸他們年青力壯的結實小夥子，統統到晨舍以西，一個地處更偏僻的小村裏去住幾時，同時，大家把所有的獵槍交出來，捆成一束，抬到附近一個墓穴裏去，去藏好，子彈也藏在地下，這經我的勸告和解釋，他們都聽了話。他們過慣了悠閒的生活，連什麼「觀念」也夠不上有。戰爭近得聽得見礮聲，就缺兵將士卒（因為這不是軍事上的據點）在這裏駐紮，他們可還滿不在手。

替人家佈置就緒了，我們自己也決定化裝一下。我們問他們借了幾套藍布大襖，幾條破綿褲，又各自圍了一條工作的作裙，我們沒有鏡子照鑑變了樣子的自我，同伴又走了兩個，只剩下三個連我自己了，都改好了裝大家都自己笑起來。

「以後我們的定向呢？」一個說。

或者是他們都上我的臨時住家去。那在雙塔橋邊上的一個田莊裏。或者，我們如果要做一些較有意義的事蹟呢，大家再結在一起混到那裏是那裏。姓錢的伙伴是一個大漢，姓施的伙伴是一個矮胖子，他還很會說日本文。

『想不起你的珍珠？』錢姓的伙伴忽然問我。

我突然被錢一問，充實的心坎起了一陣雲霧。

『不知道她現在怎樣？』

不過我不把這種事情看得認真。我默默然了很多時候，又出來打破了沉寂：

『戰爭以後，朋友們怕要死一大半了吧。北平的李，南京的王，杭州的桂，廣州的歐，貴陽的陳，昆明的金，不知他們是怎樣了。』

在同一天空之下，他們也在懷念我們吧。我想，並不說出口來。我從窗子裏看天空。

『不過我實在不滿意，』施說。

『不滿意什麼？』錢問。

『我們一拋棄了工作，就變做了難民，』施說。

『是的』，我接上去，完全忘記了珍珠，忘記了剛才的感傷，『不過我們的國家

情形確是一個奇特的情形。如果是別一個國家，我們不是早已在戰場中了嗎？只有我們這國家，非常可喜的情形呢，我們的平民和智識份子都豁免了兵役，戰場上並不缺少戰士，後方却多着服務的人。我們只須要組織。」

四

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鐘了。風景一切都顯得不調和起來。野犬狂吠，從林梢上無數的禽鳥亂飛，河邊起了嘈雜的馬達聲音，於是田野被一個突然的變動歪曲，扭彎，不協和的線條破壞了幽靜的小村。觸鼻的汽油味代替了鄉間的乾草堆的清香。

最初是一響鎗聲，七個軍人從小汽艇裏來了。前面一個水手是管一挺機關鎗的，其餘的人都斜斜的提着長鎗。他們靠一枝楊柳樹邊的水岸停泊了船，就一個個跨上岸。最舍盪動起來，靜靜的街和屋宇不安于牠們的現狀態了。

他們哇拉哇拉的叫喊了幾聲聽不懂的話，就是這樣的，穿了黑色軍服的，我們的敵人。

我們是三個，我，姓錢的，姓施的，都在張老伯伯的家裏。一直自九一八的東三省事變，算到現在已經六個年頭了。這六個年頭來，我們受盡了苦難，怨人地過了悠長的六年，現在敵人是在眼前了。早知道這不過是這末一回事，我們何必把獵鎗子彈埋起來，乘早把這七個傢伙結果了就是。但是現在——。

懂得日本文的姓施的翻譯了他們狂吠似的聲音。

『村子裏有人沒有？』他們叫。

張老伯伯挺了挺肚子，摸摸鬍子給我們說，『再兇一些的強盜也曾見過。』說了他便經過了一間貯米的高屋，從我們的一間屋子走到了門外。一個長白鬍子的老的人在鄉村建築的門口，高舉兩手，向他們七個日本兵緩步走過去，有無數眼睛在望他，和他們，和戶外的風景，從許多屋子的裂隙和小洞中。

『我們應該怎樣？』我低聲問。

『暫時穩重地行動，別讓這個鄉村上所有的人沒有找到退路以前先受到糟蹋。』
『諒來他們這七個人也不敢有什麼動靜。』

張老伯伯高舉兩手，演京戲似的跨着緩慢的步伐向了敵人走去。莊稼地上有十幾隻母雞雄雞，恬不為怪的依然在晒太陽。七個日本兵中間有一個也向前走。他們相離不過一尺了。於是兩人都停步。那個日本人却把槍交給他的隊伍，然後一個傲慢的點頭。

然而兩人都不懂得彼此的話。

『讓我出去做繙譯。』姓施的說。

『慢着，看他們怎末樣再說，』我們在屋子裏低聲的。

日本兵從袋子裏掏出一張紙來交給張老伯伯。張老伯伯看了一看，點點頭，不作聲。日本兵散開了，有一個坐下，兩個到一個屋子面前，推開了門。門背後，什麼也

沒有。大地默然了。一個日本兵抽紙煙。一個日本兵踱到正晒着太陽的鷄羣中。突然一低身，他抓住了一個鷄。大地開始又有混沌初開的樣子，鷄刮耳地叫，另外許多鷄奔走了。

這個日本兵提了鷄到張老伯伯面前，把牠的鷄子一絞，鷄吐出了牠最後的呼聲，掙扎着。於是死了，日本兵一個手把鷄提了，一個手做出樣子來，叫他煮熟了給他們吃。張老伯伯點點頭，大地有一些蘇生了。張老伯伯又捉到了一個鷄，給日本兵瞧，日本兵露了牙齒，有笑意了。

我們在屋子裏低聲的說：

『晟舍是保全了吧。』

『不一定，』我說，我感到在於兩國作戰的當局，這種情形唯因為是錯誤的，結果一定不十分好。當日本兵被張老伯伯邀請進屋的時候一個大胆的小夥子走出來幫助張老伯伯，日本兵顯然的向他皺皺眉頭，可是並不怎樣的有露肯的表示。他們在一剎

間彷彿感到他們所處的境地很危險，一轉眼，他們又怡然自得了。

半個小時之後，兩隻雞是煮好了。除了雞的大碗之外，張老伯伯準備了一尾魚，和各式青菜，一瓶子杜釀的高粱，他自己默不作聲，然而非常善以應付地把碟子，碗和盆子放在八仙桌上，自己先嘗過每一樣菜，讓他們放心的吃，表明他並沒有在菜內放下毒藥。

一切恢復了半天前的樣子。小街上又有人來往了，結實的小夥子也在家家戶戶的門口出現了。鄉下人本來不知道什麼，但這也不是國家觀念對於他們不如當地的安全來得重要，他們根本還沒有理解到近代戰爭的本質。我們也出現了，幾個日本兵投我們冷漠的一眼。鄉下人是明白的，他們目前的貴賓，不過是幾個偶然的過客。只要應付得過到一些，一切便沒有事了。

我們又回進屋裏，談起來。

『我們立刻離開農舍？』

隔壁的屋裏，正在大吃大喝的日本兵也恣肆地笑談着。

一回旅團報告起來，就說這裏有很安份的順民好了。」

「我們該帶一些戰利品回去，譬如豬糞，這裏不會缺少的，營裏却很多時沒有吃豬肉了。有羊自然是最好，再帶一些青菜回去。我們明天再來吃雞。」

姓施把他們的話一句句翻譯了出來。我們還聽到了很多可以生氣的話。

張老伯伯進來和我們商量，他的意思是人不害我，我不害人，只要能打發他們走，少受些累，多吃些虧也不要緊。但我們顯然是處在一個危險的境地中，因為我們覺得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可以和他們衝突。如果一句太可以令人生氣的話，使我們這三個人中間的任何一人忍受不下這就鬧翻了。我們又根本瞧不起他們的七個有多大能耐。只要姓施出去對這七個人用日本文說，這座房子的四面都給鄉下人包圍了，又說一句，這些鄉下人都是強悍的獵戶，他們的獵槍打過狼和虎，那立刻這七個人是會繳下槍械的。

張老伯伯大大的搖頭搖手，說這是不行的，這是自取其禍了。我們不能說服他，他那差不多老淚橫流的眼睛反說服了我們。我們很明白，江南的許多水村，個個都已成爲了焦土，沒有成爲焦土的也快糜爛了，然而這裏却暫時還是世外桃源的，那七個闖來者也並沒有存心破壞牠。我們想決定了看一看晟舍的命運。

隔壁哇拉哇拉的聲音叫喊起來，他們已裝飽了肚子，要回去了。張老伯伯出去招扶他們，但他們開始了搶劫，他們在村裏亂跑，把小欄裏的豬糞裝了四五隻到小汽艇裏，又牽走了幾頭羊，然後異常敏捷的，在菜圃裏拔了幾十顆青菜。

『砰砰砰』他們朝天放了三槍。村子擾動，不安起來。小汽艇的引擎又響了，水面捲起了一道浪。

『忍下再說，』張老伯伯向我們要求。

夜來了。一切村子又沐在夜色中。只在遠處，有幾道烽火的光芒。這是頑強的村子，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村子，在抵抗後焚燬了自己的村子。我們又和張老伯伯和

幾個年輕人談了一番。我們勸張老伯伯把屍舍所有的住民叫攏在一起。墨黑，無月的村夜，在草坪上一百多個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男的女的，他們破天荒的，在外侮的侵略影蔭裏，開了一次集會。他們還沒有知道過集會的形式，但他們先已知道了集會的好處。這次全民抗戰，對於我們的民衆，實在是良好的一課課教育。

日本兵交給張老伯伯的紙條，說的無非是「皇軍」紀律良好，百姓勿自相驚擾，至於私藏軍火擬予皇軍於不利者，自然是處死刑了。此外，破壞軍事工程，走漏軍事祕密，等等罪狀也得槍決。那七個日本兵走了以後，從鄰近的村子裏回來了幾個屍舍人，他們帶來了許多驚惶的消息。但那些消息是一個抵抗的村子，必至於毀滅，抵抗力越大，毀滅得也越兇。他們不敢相信，一個不抵抗的村子也會毀滅的，這是太可怕了。我試着要給他們證明，爲什麼那些愛和平的村子要抵抗，還不是爲了人家處處前來侵略，欺侮我們。有誰的臉給打了巴掌不生氣？即使像那樣的人，那樣的人不算人。

我們的話只能給他們影響，不能說服他們。他們太愛好和平，太相信和平了。

夜深以後，集會沒有什麼結果，主張抵抗的人雖也有，可是大多數人不願冒險。我們這三個人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索興在晟舍住下看晟舍的命運，說不定可以幫助他們做一些事。另一條路是當夜就走開這裏，雖然到處是兵荒馬亂，總可以找到一兩處有工作做的地方。自然我們決定了後者，我們決定了立刻就出發，偷過幾個村子，到我一家人所避難的雙塔橋去。

我們告別了晟舍人，往黑暗中走。可是我們在第一個經過的村子外，就遇到了困難，那個村子裏起了火。有極大的騷擾。我們繞過了這個村子向前走，到了第二個要經過的村子。

這村子沒有起火，可是村外沒有哨崗。

我們的心漸漸緊張起來，那邊的幾個黑影子，一盞迴光油燈，幾個紙煙火。這是敵人呢，是自己的軍隊呢。我們伏到地上，爬行了幾步。於是往桑樹林爬入，這條路

是不通了。我們沒有法子證明這是我們自己的軍隊。我們又橫裏出發，預備繞過牠。

我們在第三個村子又遇到了困難。在靜夜裏，什麼聲音也聽得出來的：那邊在查問幾個鄉下人。生硬的上海白裏夾着「馬鹿」的罵人聲音，鄉下人的含糊的吶吶的回答。接着是兩響手鎗聲音。大概是他們鎗斃了兩個逃難的：他們的俘虜。皮鞋的聲音，喋喋向我們走來，手電燈的眩耀的光到處搜查。幾道光從我們的旁邊經過，但是沒有照到我們。於是皮鞋聲音回去了，遠了。

『他們怎末已佔領了這個村子？』我輕輕的問。

我們又得繞另一個村子了。

『恐怕明天他們是從這裏進攻吳興——』錢輕輕的回答。

『我們回晟舍去吧。』施說。

他的話是對的，從晟舍向了北走，我們現在是向西南走的，向北走，路比較容易。偷渡，因為向北——這是離公路，運河遠，不比現在是沿了他們前進的。

我們回到嚴舍，在張老伯伯的家裏請求投宿。他聽了我們的歷險，皺眉了，附近的村子變得這樣糟這是他們意料不到的。

我們點亮了油盞，四個人繞着桌上這微小的燈光談了幾句。

「如果這裏也受到了蹂躪，我們往那裏退呢？」

「太湖」張老伯伯說。

「只有這一條路嗎？」錢問，顯然，他得到了一個思想。在我們幾人之中，錢是研究政治的，但他最喜歡研究的是軍事。張老伯伯回答他；

「只有這一條路，而這條路有幾個走法，我知道一條很安全的小港。」

「那末明天把孩子，女人，一部份年輕人先送到太湖中去，」我說。

「太湖什麼地方呢？」施問。

張老伯伯說明了一些，他又問了幾個問題。錢立刻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簡單地圖。施計算了一下太湖西山的衣食住的問題，我想起我自己在太湖西山還有一些祖產，

好幾十畝地。

當我們睡下以後，我是最先入睡的，累了一整天了，昨夜又沒有睡好。我來不及思量到珍妮。張老伯伯在床上翻復，我半夜醒來聽見他在嘆氣。村的夜，冷得在水面結了薄薄的冰。黎明也來得很慢。

戰爭是天下最殘酷的事，但愛國主義是這件最殘酷的事的碩果僅存的抵禦物。黎明雖來得很慢，青空已像魚肚子，曉星燦爛的照耀了一小時後，黎明來了。

五

鄉下人到河邊汲水，在灶下劈柴，完全忘記了昨天的事。他們各自從屋子裏出來，淡然忘記了一切，依舊晒太陽，吃粥，並且想找一個事情做做。他們很高興，看看他們所崇拜的太陽依然溫暖，甚至於嘻笑的向了他們。有幾個農夫沒有事做，變得很快

無聊，就敲敲釣針想起釣魚。但願沒有什麼來擾亂他們的恬靜的腦子，愛和平的心！愛和平的心，這不是他們的罪。他們不看見，不懂得，什麼叫國難？沒有人會詳細的解釋給他們聽過，他們只知道最大的敵人是天旱或鬧大水，不，他們是不需要「觀念」的，他們的哲學只是耕好田野，滿足菩薩。我們可以說他們是葛天氏之民，無懷氏之民。可是一聲礮響，把這一切完全破毀了。他們有的拋棄了釣針，有的從太陽裏立起來。在這樣美好的早晨，不愉快的戰爭又出現了。

我自己醒來的時候，窗外的天空有一小隊飛機飛過。我是從忘記了一切的夢中醒來，立刻被不愉快的思想所侵佔了的。又是屠殺，屠殺還沒有終了。就是這個不愉快的思想騷擾了我。

張老伯伯已在實行我們昨夜決定的事，到家的去勸他們搬到太湖去。他起來也比平常晚，是礮聲把他震驚的。又兩小隊飛機飛過。他起身太晚，險些兒把事情弄糟，因為有幾個人家不肯搬，他們怕一離開農舍，就明春回不來，種也播不了。但，日

中以前，已有一半村人上了路。

昨天那七個日本兵又駕駛了小汽艇跑來吃飯了，今天他們看見張老伯伯時，比較已客氣，他們笑笑，指着鷄。張老伯伯抖着老手，伸出那又乾又皺的十指去捕捉。那剛走的一半村人，半路上沒有遇到他們是幸氣。午飯準備了，他們又吃起來。他們把張老伯伯的家當做了自己的家，吃完了飯，他們就倒在床鋪上，東扯西扯的談話。

可是這種畸形的情形決不能維持得怎樣久。

一面太陽旗是昇在一竿青竹上了。他們剛到這個村子就先掏出旗子，劈下了青竹把旗子掛好。村人對於這種行爲，冷漠不熱心，這一來，那七個闖來者，却反而是安慰了。事實上，他們的闖入是很危險的，他們自己知道。就是昨天，在隣近一個村子裏，發現一個日本兵的屍體被拋在一個墓地上。誰是殺人的凶手呢？他們並不多追究，便放一把火把村子燒光了。根據過去在中國的村子裏所遇到的經驗，他們知道要逼迫中國人做出有辱他們個人人格的行爲來，結果那些中國人有死無辭，而用溫馴一些

的手腕來奴化他們，那末中國人太容易上當了。

於是他們對於張老伯伯非常的和氣；同時，他們在窗口向一個小孩子招招手，這孩子膽子很大的走近了他們，他們摸摸他的頭，露出了一些人與人的感情來。於是他們唱了一個燕子的民歌給孩子聽。

然而在別的村鎮裏，這却沒有這種良善的人與人的感情的溢流了。

某鎮，當日本兵結隊而來搜索時，他們鎮上還在茶寮飲茶。機槍聲大起，茶客倉皇起立。日本兵發現鎮上沒有駐軍，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抵抗，立刻下令佈崗，大屠殺開始。

某鎮，幾個日本兵問詢一個小孩子：

「小弟弟，你姊姊們，母親呢？我們有事找她們，小弟弟帶我們去。」

姊姊們母親，都受到了最慘無人道的荼毒。

在每個失陷的村鎮上，一張張招貼用漿糊粉飾到牆壁，竹籬上，可怕地不調和。

逃 射可教！

這是說，你逃走的人們，射擊你們，打死你們，這可以教訓你們了。

嚴舍是一個奇怪的地方。牠有奇怪的霧圍，空氣，景色，建築，風俗與習慣。當別的村鎮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個個變爲暴風雨下的毀滅的村鎮時，它還是完全的，無缺的，只在巨大的風雨之下站着有一些憂鬱和顫抖，景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景色會陶冶了嚴舍的村人，使他們忘却，或甚至不懂得殘酷，殘酷是什麼呢？當侵略者的日本兵攜槍而來的時候，牧場雖已在時令中失去了青綠，田野上的太陽却彷彿是個剛要往密月旅行裏去的新嫁娘。她跨出了青天的路，走下田野來。殘酷是什麼呢？美麗的大自然就是殘酷的一個總反對面，即侵略者來到了這個地方，他們也受到感化。

我們有一段小對話：

我：我覺得他們是很好的，很有人性的兵士。

錢：我也差不多這樣的相信。爲什麼我們在想像中日本兵是如此可怕呢？

施：不，很好的很有人性的人，世界上那一個殘酷的軍國主義國家裏沒有呢？但是要明白，很有人性的人有，完全沒有人性的人也有，只是未可一概的論。

錢：對的，遇到沒有人性的人，這是尷尬極了。

從這段對話裏看，我們當時是危險極了。只七個比較有人性的敵人，沒有加害我們，沒有在村子上放一把火，殺一個人，而我們就受感動得差不多原諒了敵人的殘酷行爲。人類真是脆弱的動物！

但是看見武裝的敵人撫摩着小孩子的頭髮，唱了一個燕子的歌，又唱了一個雲的歌，這的確感動了我們。人類真是脆弱，沒有意志，不能忠於本性的動物。這七個日本兵，據懂日本文的施聽懂的，他們是京都一帶的小商人。平日一定是良善的百姓，良善的靈魂，然而他們已殺過人，在一星期之前，他們出入沙場，射擊，擲手榴彈，看伙伴一個個被殺。是什麼使他們殺人的呢？或者，可說是軍國主義者教唆他們，壓迫他們殺人的，但同時我們毋甯說是他們的不忠于本性的，沒有意志的，脆弱的

人性使他們以殺戮過這些戰爭的日子的。

鄉下人恢復了一切，在冬季的凋殘的影下，他們正在準備年事。

小屋中，一架石磨子正在圓旋。米從一個小圓穴裏一粒粒落下，在兩片子石中間碾碎變成粉。一個少婦在旋動這石磨子，她有一股胆子，又因爲不願意離開他的初生的嬰孩，她沒有在上午跟了其餘的一半晟舍人逃避到更窮僻的鄉壤去。她坐在石磨邊，她孩子睡在小小的木板床上。太陽光從窗子裏射進來。

當雲的歌，草的歌唱過，唱過幾個以後，忽然連續的遠處起了礮戰。孩子們呆了，他們本來是笑懂着，圈住了那七個兵，現在一種突然的驚懼出現在他們的臉上了。那七個兵照理是對於礮戰的聲音，不生感覺的，但孩子的表情使他們意識到戰爭，兩國的怨恨，兩國人民的死傷。草地上的小音樂會中止了。

晟舍的毀滅的時候漸近，一個悲慘的『序曲』漸近來。

兵士們從新散開，有三個推開了一個木板門，探視一個小屋內的情形。他們發現

了少婦，嬰孩，和石磨子。石磨子圓旋，圓旋，米變成粉，雪片似降落，於是突然的停止，少婦——驚惶的臉。

兵士做了手勢安慰她，教她繼續旋石磨子。石磨子奉命令又圓旋了。在這圓旋的石磨子之上，一個驚惶的臉。

兵士從新忘掉了戰爭，忘掉戰爭也是他們的一個快樂。

而對於鄉村中這個圓旋的農家器具，他們也歡喜起來了。三個中間最年輕的一個，他不過是個孩子，立刻走上前，叫少婦走開。他自己坐在木櫬上，執住了木柄，旋起磨子來。另一個兵士看了片刻，也興沖沖的旋轉一會磨石玩兒。

礮戰突然猛烈起來，地面有些震動。這一天，日軍是進攻吳興，戰事在晟舍外三十華里之遙。於是在小小的木床的嬰孩突然醒了。

呱呱的哭聲。遠處，礮戰。母親走過去抱起了孩子。

景像實在是太不調和了。

一間小小的屋子，從南向的窗子裏射進來的太陽突然出暗起來。兩個兵士據有一座石磨子，好像兩個魔鬼的手裏在玩弄一樣玩具。一個少婦手抱着她的初生才一個月的孩子，鄉村裏母親與孩子，無告的靈魂，美麗而柔弱的靈魂。而靠着門，一個化石樣的軍士，所謂日本「皇軍」之一，站立着，他幾分鐘來沒有動憚過一下。他有兩眼魔鬼的眼睛，停留在少婦的身體上。魔鬼倒底顯身了。

補充這個魔鬼一樣的軍人的過去生命；他是一個酒徒的兒子，他在戰爭以前，就已經殺過幾個人，進過監獄五六年，……後來算是悔過了，赦放出來，做了小商人，漸漸變善，於是戰爭來了，他出征了，現在，在一個小鄉村裏，他瞪着一個少婦——賊眼。魔鬼倒底顯身了，不調和的景像像拉得過份緊的橡皮帶，快中斷了。因為，因為那個嬰孩哭了，鄉村的母親解去三個衣扣，露出豐滿的乳房，喂乳給孩子，立刻屍舍人懂得了什麼是戰爭，什麼是東三省人六年來的苦痛，屈辱！從門上，一個黑影子向她，露出豐滿的乳房喂乳給孩子的聖潔型的少婦，撲過去。

同時：

存在在晟舍的不調和的，不應該有的，勉強的、國際關係破裂了。

「啊，」那最年輕的日本兵士叫喊了，『做什麼，這是不對的。』另一個日本兵從石磨上疾然起立。

野獸的本性在那個狂暴的日本兵的體內咆哮，躍動。「我們是戰勝國，」他喘出一口氣回答一聲。孩子的哭聲啞住了。

遠處，礮聲到了頂點，又密又巨大。飛機在那邊的天空上盤旋，無數炸彈擲下，並且爆炸了。

掙扎，像垂柳似的狂颯掙扎。

這一切差不多全是同時的。嬰孩到了那個惡魔，所謂日本皇軍之一的手上。天坍下了地破裂了。黑暗來了。母親差不多暈到了，她感到溫和飽滿貯着乳汁的乳房被一隻毛手抓住了。而那另一個可怕的毛手，把嬰孩，（天要怒了！）往地下——一棒

——聲音——低輕的嬰孩的「啊——」。狂廳疾捲垂柳。然而母親是瘋狂了。

「做什麼，」那兩個年輕的軍官叫着，叫着，撲過去，要分開狂廳和垂柳。

母親是瘋狂了，她撲到孩子身上，又本能地，在空中燕子與穿梭似的向門上遁却。窗外有晟舍的鄉人。同樣本能地，那三個日本兵拔出了手槍。窗外的晟舍鄉人沒有鼯鼠樣小胆子，他們並不逃走，却立刻狂喊起來：啊！一個招呼赴戰的銅鐵的聲音。

我，錢，施，張老伯伯，聽見。銅鐵的吼聲：『來啊！』

槍聲，第一嚮，少婦倒在門口，她來不及逃出，就被最年輕的（他不過還是個孩子）日本兵士射倒。晟舍的鄉人，記得嗎，他們是最勇悍的獵戶，有的已拿了石子，有的已拿起木棍。這垂死的少婦爲晟舍人盡了最大的義務，地倒在門口，沒有斷氣。她是鄉村的婦人，有蠻勁，她拉住了正待跨過她的「惡魔，」咬住他的下腿，垂柳困住了狂廳。這一切都是最最本能的，憑這一點最最本能力的力量，我們將戰勝日本！垂柳困住了狂廳，這給我們時間準來備。槍聲，第二嚮，少婦顫了顫身子；這溫柔的靈

魂，爲國家盡了她能力上最後的責任，死了。

然而我們已有了準備的時間。鎗聲第三響，在三個皇軍的身體上，如雨的石子投來，第三響鎗聲擊倒了一個鄉人，第四響，第五響，第六響，三個另外的日本兵，另外的一組，聽見了鎗聲從另一個屋子出來也掏出了鎗。

然而我，錢，施，已準備好了。

錢真是英雄。他敏捷，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士，剛「來，來啊」的聲音到達我們的耳鼓，他有幾秒鐘的沉靜，思索，用手阻止我們輕舉妄動，於是我們在門口，聽到第一響鎗聲。錢又有幾秒鐘的沉靜，思索，又用手阻止我們輕舉妄動，於是在他兩手拉了我們跑的一剎間，聽到第二響鎗聲。鄉下人的石子，木棍投擲，這使那三個日本兵士忽略了我們。第七響鎗聲時，我們已到了河岸邊的小汽艇裏。錢完全是英雄。他們在登岸時，汽艇裏有一架機關鎗。錢學過軍事，立刻他找到機關鎗的陣地，這時那另一組日本兵也掏出了鎗來射擊了。

我幫着錢納放子彈，他又敏捷又熟練。

「卜卜卜卜，」我們的槍朝天響了一兩秒鐘，停住。

突然的靜寂。鄉下人呆住了，那六個日本兵也呆住了。一切在機關槍聲的魔術樣的咒語中，停頓，默寂；林子屋宇，流水人，散開的，密集的，男的，女的，連雲彩，都變成了化石。錢完全是英雄，一個鷹似的鼻子，低着半個頭，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已在小汽艇中取了一頂鋼盔，載上。錢向施說，「給他們說話。」

施聽喊了：『繳械，否則死！把槍擲在五尺以外，舉手！快。』

奇蹟啊。六個日本人擲開槍，擲在五尺以外，同時高舉了手不夠，還跪了下來！

張伯伯拾起了他們的槍，和另外十幾個鄉下人上前去把他們綑縛。他們變成了待斬的囚犯。我們收拾了軍火，把犧牲了的鄉人的屍體停放好，又把那受傷的包紮了。那七個日本兵中間有一個是逃走了，他正在桑林中小便，一聽見「來啊」的呼喊聲，老早拔脚便奔。晟舍在五分鐘裏，變成了戰雲繚漫的村子。

錢笑着說：「一個幸運的轉敗爲勝，但是我們必須立刻準備抵抗了。」

爲了已死的一個婦人，一個孩子和他的父親——他是第三嚮槍聲的受難者——更爲了七個忠厚的死去的農夫，還有十個受傷的，沒有一個晟舍的獵戶——他們是勇猛慍悍的獵戶呢——不願意抵抗。戰壕挖掘，防禦物築造，而在河的要塞上，不是有些暴殄天物嗎，剛收下來的新米的又袋包當沙袋疊成了戰巷。

爲什麼我們不大禍來臨之前立刻逃走呢？大戰是一定要來的，我們的生命，沒有受過軍訓的鄉人，是在和一個強國的軍隊賭博啊。

不成，俘虜下來的日本兵只有六個，而晟舍的死者都已湊滿十個了。人心無不相同，我們要向日本兵索取代價——。憑了地利的熟悉，錢微笑了，我們有把握索回十倍的代價。

錢完全是英雄，他前一天在晟舍的附近跑過一兩次，却早已在胸頭有了怎樣作戰的成竹。現在他到東吩咐，到西吩咐，一個整個的作戰策略，他已形成了的，現在是

實施了。

『從這裏，』他說，把昨夜的地圖取在手上，『是我們的退路，那裏的工事快弄好了。可是你別告訴他們我們已築好了退路的工事。』

放哨到離晟舍五華里以外。

在日本來晟舍必經的要道上，施立下一塊木牌，上書日文，『以六兵士生命爲質，進攻晟舍則殺此六兵士，及進攻者。』

我們是有一些浪漫思想的，這種戰鬥尤其興奮了我們。

日本旗落下，成爲我們的戰利品，一面青天白日旗由未離開的村姑立刻製好，昇在青竹上。那些村姑和孩子，老者在日落以前走小路到太湖去了。

我們有六桿長槍，六枝手槍，一枝機關槍，二十幾個手榴彈。少得可憐的軍火，但我們有三十幾桿連銃，牠們又從墓墳裏重見天日了。

夜來了，天，水，樹，夢，結集在一個黑色裏只有些微火光閃爍。

我知道夜間，日本兵是不敢深入鄉野的。也許，這逃走的一個日本兵士半路還遇到了鄉人，給殺死了。我十時前睡下，子時再起來，這是軍事最高委員長錢的命令。

六

黑夜裏什麼在舐我的手。我醒來，忘記了我的現在，過去與未來，我被一個黑色的毛茸茸的影子所震懾了。這動物低聲的吟哦，我從床上跳起來。「珍妮」！我的獵犬，牠在前天晚上失蹤了。我因踏入了另一個行程，彷彿忘記了牠。然而牠尋找到我。牠一定用鼻子向四個方向搜尋過我：把幾百個屍體翻動，把幾百個空屋找遍，而現在牠已尋找到我。錢拎了一盞燈籠跑進我的屋子，他看見了珍妮，珍妮也看見了他。他們本是膩友，現在他們握手了。這是一個溶混了記憶的夢嗎？然而錢的冷峭的聲音說了：『你起來，這是錶，到四點來叫醒我，我要休息兩個小時。』我帶了珍妮，跨

入寒冷的夜。珍珠餓了，我找食物給他。晟舍的鄉人是一個個黑影子，移來移去的，在軟硬的結了冰的地上。我知道這不是夢，這是戰爭的前夜。但我把夜的停戰時間給了珍妮的姿首，言語與笑容。我瞭望黑暗。愛人啊，你在何方？

七

黎明前，錢被我叫醒了。他跑到冷空氣裏深呼吸。我們是好朋友，施也起來了，於是黯黯的雲中，我們看見了橫過天空的野鴨子。

時間實在充份，我們把晟舍掩蔽得非常精微地，把一切都凹凸形藏好，一切陣地，一切工事。於是天明了，心一顆顆緊張了，馬達聲音也聽見了。

錢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他只吩咐了，日本汽艇未靠岸，兵士未起立前，不準射擊。

他又諄諄的囑我，因為我是九個槍手的指揮，連我自己十桿槍。他把我們一起讀過的一篇歐戰行軍紀中的一段話咐囑了我。鎮靜，敏捷，熱練，決勝負于一秒鐘內！他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機關槍陣地設在我們所守的河對面，和我們成個射擊交點。

汽艇看見了，兩船，約摸三十人左右。他們已在必經要道上讀到施所樹立的警告牌，這警告牌現在是在他們艇裏。

兩個汽艇！我躊躇了，這是一個難題，並不在錢所啓示我的「鎮靜，敏捷，熱練，決勝負于一秒鐘」這一句話裏找到答案。我但是也吩咐了：認定了第一艇上的兵士作我們射擊的目標。第一艇！上面有十六個。一架輕機關槍，一個長官，執着匣子礮，一面海軍旗。

他們很輕忽的向我們進來，差不多要想信我們是一個空村，因為我們利用天然的掩蔽實在是太精巧了。到了我們的射程以內了！但他們望到晟舍的屋子好像還有一兩分鐘的旅行似的。水捲起一道道浪花，蘆葦蓼花裏飛起了十幾隻野鴨來。

什麼是時間，什麼是分，是秒？這只有在我所身受的一個經歷中痛切感到。一寸光陰一寸金，只有這種場合之下是真理。

他們輕忽地駛動。離我們更近，我們的目標更擴大。爲什麼世界這樣靜？

於是，他們認爲已隣近巖舍，現在應稅舟就陸了。那條兩丈開闊的水岸，空洞洞的，是登岸最適宜的。我迸息，他們靠了岸，一個水手起立。三十碼我想三十碼怕還不到。錢所吩咐我的話又在耳邊響了一下。現在是太近我所期待的時間了。我們等候了一夜，不，從蘆溝橋事變發動至今，我們已等殺敵的一天有三四個月了。不，六年了，我們甚至可以把我們的仇恨追溯到甲午之戰。

零零亂亂的，他們立起來。

我的九個槍手，架好了槍鏡也等候多時了。但我的一條手是舉起的，我的手勢禁他止們射擊。他們全部立起來了。時機在這決勝負的一刹那！

我把手臂縮回，「射擊！」我叫。

一排鎗打出去，獵鎗是決不會打不中三十碼以內的偌大目標的。他們措手不及倒下，前面的射擊目標掃清，第二發連銃又一排，開出來了。又倒了一批，可是有七八個兵士已衝上了岸。

從對面的岸上，在我們已來不及把彈丸裝入獵槍來把那七八個兵射倒時，來了一排機關鎗橫掃，左右，一秒鐘，大約三四十發。

錢的顏面在小林子裏一顯現。在濱河岸的灘上的剩餘的幾個士兵，有一個向他射擊。他早已消失了，但一個手溜彈隕星似的，向他們飛。錢是一個良好的壘球投手。手溜彈爆炸！泥土飛散，小石子淅瀝的在我們的掩蔽物上落下。靜默了！錢的顏面又出現了。他懽呼一聲。我們都從掩蔽底下來。

屍體七橫八豎。我們第一個工作是把這些屍體運到河岸上，他們只有一兩個沒有斷氣，呻吟着：『把我鎗斃了吧。』『越快越好』施回答他們，『我們珍惜子彈，不能把你們鎗斃。』我們把河岸收拾，洗去血水，因為錢說我們還可以有一次這種僥倖

的戰勝，於是我們用早餐了。

我只剩下很少的煙草，施和錢倒是不抽煙的，黎明的太陽在我的煙斗的雲煙裏越昇越高。

施誇獎我，『你的指揮很好。』

我說，『錢有這些軍事智識是我所意想未及的。』

農舍的獵戶把錢的一個手榴彈算作最大的功績。

至於機關鎗，在他們的意見裏是太浪費子彈了。但他們欣羨這個比較最爲猛裂的武器。我們又添了三十多支步鎗手鎗，兩支機關鎗，許多子彈手榴彈。農舍人很驕傲了，錢却皺着眉說：

『這那能算什麼勝利呢？這是最簡單的戰略，最魯笨的軍人都知道這種作戰方法。以後，我們的困難要一次一次加大了。』

說了，他掏出地圖，他已重新把地圖改畫了一遍，注上許多符號。他招呼我，我

們坐在地上。『施呢？』錢問我。

『他又去外面掛那塊警告牌了。』

『胡鬧！』錢冷冷的說。

就在這時候，施回來了，帶了二十多個精壯結實的鄉下農夫。他們是第一批出發避難到太湖去的，那時晨舍還沒有鬧亂子。第二批避入太湖的人却已知道少婦和嬰孩的被殺，六個日本兵士的繳械，他們就把詳情和備戰告訴了第一批人，這二十幾個壯丁便自動的組織起來過了一夜，清晨出發，要回他們的故鄉增援。這是說，我們已有生力軍到來了。我們談了些話，把工作支配。

錢，施和我在地圖上研究了半天。錢看看錶九點半了。他稍稍奇怪，爲什麼前哨這樣沉寂。

我問錢：

『我們打算在晨舍守多久。』

『照你觀察呢？』他問

『半個月，』我說

『那三個小汽艇呢？』

我告訴他牠們的停泊處。他走去看了看，解了纜繩，我們三人跨下，他發動了引擎。

『做什麼！』我問：『棄職逃却嗎！』

他忽然一揚眉，居然有儒將風度，說，『我們不應有一個泛舟小齒的權利嗎？你看，野鴨子，紅蓼，白髮宮女一樣的蘆花。你給我們唱修斐爾脫的此曲應於水上歌唱。』

我唱了，小汽艇在兩岸間游行。

於是小汽艇穿花舞蝶的，從冬陽裏繞巖舍一週，只化了十分鐘。我們又登上岸，施愉快的說：『偷閒的遊玩比什麼還好。』他又向我說：『是了，忘記了告訴你。

珍妮避難在太湖西山呢？剛才的生力軍帶來的消息。」

我沒有時間回答他，錢叫了一聲，「有了，有了，！Eureka」他沒有偷閒來遊玩冬日奇景，他大約是又想到了一個作戰方略了。他又看看表，「十點整，」他說，「我們快點過那邊去。施，你說珍妮是在太湖西山嗎？」

我們沒有時間來想到提到珍妮，我們又聽到了遼遠的汽艇的聲音。

我們忽忽的點點頭，各自到了防線上。

在我們的掩蔽物底下，我們還是剛才十個人，現在我們是戰爭的過來人了，我們各人頭戴了鋼盔。這是小小的土地廟，我們的掩蔽物，半個小廟給我們折毀了。其實要說這是廟，還不如說並不是廟，小得只有五六尺見方，我們折毀了一半，看着真像電影攝影場裏的佈景。

小廟外，冬天的太陽在水波上如孔雀展開了雀屏。遠遠的汽艇聲，在近來，近來。快要是一開麥拉」了。

八

我們希望這是跟剛才一樣的一個輕而易舉的撕殺。錢的意料也是如此，雖然他說，戰爭不會沒有流血的，說不是十點鐘（他料準了）他們來進攻時，我們便要有犧牲了。他怕我們的連銃的子彈不足夠，每人裝了三支，備六發用。六十發，這該是夠了。我們還有五支手槍。現在我們已不是警戒線，前面設好三道戒線，我們是最後。命令是：『不準敵人登岸。』夠明白了；錢有那一種潑刺的神韻！

從一個河的灣裏出現了小汽艇，立刻，小汽艇上射出了機關鎗來。這次，一共又是兩艘。子彈嗖——的飛過。我才知道這回是真的戰爭了。而且，出乎我的意料的地，這是兩艘裝甲的小汽艇。幸虧我們把防線，移到靠很外面，有三道警戒線的遙遠的地方；他們不看見我們有什麼動靜，便停止射擊。汽艇是穩重有餘的，漸進，異常小心

懂慎。四個小時之前，他們有兩艘汽艇和二十九個兵士，出發了沒有再回來。蒙難了，他們知道。這回他們那能不小心呢？

裝甲汽艇移近，移近，經過了第一道警戒線，沒有動靜。

光亮的鋼甲和射擊室上的鋼板傲然的駛行，把兩岸風景映入鏡似的鋼平面來。經過了第二道警戒線沒有動靜。

我的心砰砰像小鹿蹣蹩了。

第三道警戒線！

幾十支一聚發出，大多數子彈却打在銅板上。但有幾粒子彈，神奇的神擊！神奇的神擊！正好從射擊室的小洞裏穿過，飛了打進去。不能相信嗎？射擊室的小洞；小洞，但也有一隻野鴨的大小，嚴舍的最精於射道的神鎗手一齊埋伏在第三道警戒線。

汽艇頓了一頓。機關鎗，匣子礮向兩岸猛烈射擊起來。煙霧把這條河流籠罩了。可是立刻的，在前面的汽艇，忽然打倒船：退走，非常快地退走；而在後面的一

艘，忽然開快速率，前進，非常快地前進，想衝過我們的第三警戒線。這一來，水花飛濺，兩條裝甲汽艇自己人衝撞了自己人。但是，就因為是裝甲汽艇的緣故。牠們相撞，只震了一震，並不受損害，自然更談不到沉沒。

誰都知道了，這是他們的一個意外的錯誤。同時，在場的，個個知道了，這是我們的一個最好的機會。無須命令的，這是決勝負的一秒鐘。三道警戒線上，再加上我們的一道防線上的十個：槍聲齊鳴，機關鎗也奏起急速調來，一齊——向了這相撞的兩汽艇總攻。汽艇裏沒有了回擊的，反攻的力量。第三警戒線停止了射擊，十幾個手溜彈往小汽艇上猛擲過去。

大爆炸的連續，黑煙如婦人之髮，在河水上升天而起。

又一道黑的濃煙噴出來。把兩個汽艇蒙起來了。是他們施放了煙幕彈。濃煙歷兩分鐘還不散清，我們差不多與第一道警戒線分開了。這就是現代戰爭，我心怦怦的跳，手也寒戰了。我害怕他們的毒瓦斯，但在鎗聲的餘音裏，我聽見了引擎的聲音；我

們各自小心地守着。前面又是一排鎗。我們也朝了先前的一個方向斷續放射。三十秒鐘久長的對峙的射擊的機關鎗。於是一切復歸於平靜。

我們用尖利的眼光注視前面。『不準敵人登陸，』是命令。我們不敢呼吸。

風漸漸出現，如婦人之髮的黑煙吹散了。河水又隱約可辦的。又是射擊，因為一個小汽艇停在河中央。

沒有迴擊。風把一切煙霧吹走，太陽回來了。屋宇，林子回來了。裝甲小汽艇停在河中央不動。戰爭過去了。在我們向這汽艇總攻時，又是我們的手榴彈建了奇功。引擎毀了，鋼板，因為只有三分厚也失去保護効用了。艇中又是屍體，血肉糜爛，慘不忍睹。另外一條小汽艇，是施放了黑色的煙幕逃走的，但他們在第一警戒線左右和我們的機關鎗作戰了半分鐘久。

我們有傷亡的戰士了。

張老伯伯在第一線，被擊中了左肩。阿良，是一個佃戶，戰死了。錢的旁邊一個

，第三線上的伙伴，擊中了腦壳。揀點一下，我們損失七個，傷的十四個，內中三個人有生命危險。七個不再能作戰。我自己也遍體是血跡，但沒有傷，是我們一線的戰死者的血染到我身上來了。

死傷的，載在小汽艇內，用一小時二十四里的速率，走小河流到太湖去。

「錢，戰下去有意思沒有？」我問，「死的人太多了。」

「別洩氣。」他沉重地說，「我們剛才就是戰略上有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已經幹了，必須幹到最後！」

「然而，」我說「剛才要不是他們有了一個錯誤，我們就陷於絕大危境了。」他兇猛地瞪我。「你自己說過，我們在展舍可以守半個月，你自己的觀察啊。」我面紅耳赤起來。他又接下去：

「我不要我們守半個月，只要到明天正午就滿意。你看我們明天的光榮的退卻

我們的軍事最高領袖跨大步走開了，他有幾個新的營地佈置，他出現，消失，帶了一大羣人，又孤獨地回來。於是他不再看見，我沒精打采了半天。施跑過來了，把他聽到的珍珠的消息詳細地告訴我。這成了我午飯時的一種咀嚼。珍珠遇到了很大的危險，差一點落入敵人的虎口，要不是她勇敢，機警，這時怕已喪失了貞操和生命了。

錢在午飯之後又出現，高高的身材。他已忘記了我還沒有忘記的剛才的談話。

並肩而走的時候，他給我說：

『我準備了一個出奇制勝的戰略。』

『是怎樣的戰略呢？』

『我們幼年時候讀傳奇小說不是最神往埋伏，陣圖，我覺得這確是中國的戰爭的藝術。』

『但不是你佈下陣圖吧，』我問。

『不是，既不是陣圍，也不是埋伏，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之下，這些東西是不很中用的，無視我們現在的敵人，有最新的科學利器。撤草成兵，飛沙走石甚至天羅地網，他們倒都有，都可能的。但我們古代英雄的成就，不是這種的幻想。我們還是利用地形，在中國的地土上作戰，加上我們一些中國式的方法。』

他把他的中國式方法告訴我。這說來實在不希奇，不過他派給我的工作可是太危險了。他要我帶兩個槍手，到五華里之外的河上去等候。他說，這並不危險，因為我的工作只是見了敵人就逃走。這未免洩氣，但他說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方法。

我駕上小汽艇到了五華里外的小河港上。

自然；同時，他一定也「如此如此」的給施一份機要工作。

我在艇上向施揮手，我叫喊：『再會，跑了就不回來了。』我們是頑皮慣常的。施說了一句日本文。

『你說什麼！』我問。

『我說救命。』

『別搗蛋！』我說，我以為他在嘲弄我。誰知道這還是錢的「如此如此」之一呢。

小艇到了河流的外港，停下等候。我拿着一個遠望鏡，我們最近一次的戰利品，在千碼視野之內，我見到了田野交響樂的樹林與河水的主題，歡樂的，鶯，杜鵑與鶉鳥的主題，舞蹈的主題。遠遠的是太湖的山峯山腰。於是我們望到遠處有四個小艇飛駛而來，每一個小艇上有一面太陽旗。憑了我的望遠鏡，我認出了每一隻日本面孔。

他們也駕御了望遠鏡，見到了我們。鎗向我們射過來了。但我們的小艇上早已裝了甲。

我從一個小河彎裏疾射進去。於是我照了錢指示的途徑駛動我們的小艇。我的兩個助手，神鎗手，也向他們射擊，我們是在逃走——洩氣！他們在追！追！錯過了一

個活的河流，而到了死的河兜裏。

到了一個指定的地方，我把我們前一次戰勝時所擊沉的小艇的木板拋入河兜的水面。

立刻我們掉過船頭，退出河兜，在河兜的一條小港裏彎彎曲曲的逃走——這是真的逃走了。

日本軍追到飄浮木板的河面，他們決定這是上午的裝甲艇的殉難處。

就在這個地方他們登陸。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他們在四處瞭望，搜索，射擊，却一些回響也沒有。他們一共是四十人左右。他們有一些失望。

一個聲音起來了，像曠野中的野豬的聲音：『這裏有人沒有？』用詞是日本文。
不料立刻：

『救命！我們在這裏，他們跑掉了。』有一個日本文的聲音回答。

『你們是誰？』一個日本軍官叫回去。

聲音說了幾個日本名字。

這是六個失蹤兵士的名字。

錢的「如此如此」至此已實現了一大半。回答的聲音是施用日本文假裝了六個俘虜，慊他們上當，中計的。日本兵士向了聲音發出的地方跑去。越過小林，小山，屋宇，小巷，到了，他們以為巖舍的人真已畏禍而退走了。可是，等他們發現巖舍人沒有畏禍，也沒有退走的時候，來不及了，機槍射擊，步鎗射擊，手榴彈往比較密集着日本兵士的地方飛，他們來不及發現是從那裏飛出來這許多精銳的武器的，他們來不及找到掩蔽和射擊的地方，已有一大半人倒下了地。

錢從一個較高的屋子的屋脊上下望，這是巖舍的一個有低凹的盆形地勢的郊外。他在低凹地的四繞，埋伏好了六十多人。

然而激烈的戰鬥開始了。有十個左右的剩下的日本兵，據了一個六角形的墳墓，

向了埋伏人的林子，石子，小丘，屋子，射擊。據負了一隅，頑強抵抗，這倒是十個有些血性的日本兵，他們並不立刻拋槍跪下，叩頭，叫饒命。

錢還有最後一個「如此，如此。」

而這，是非常中國式的。

錢早算到（並不是指指一算，）這低凹地的中間一個小六角墳是日本兵負隅一戰的地方，他已在墳中央埋好了十幾個手榴彈，從地下面通出了火藥線。

一分鐘後，六角墳崩毀了。

火樹，銀花，燦爛如盛夏的養花房。但是是十個日本戰鬪者的熔爐。巨大的雷聲。六角墳飛了起來，在半空中分散，這在我們又是一個大戰勝。四繞湧出了人來。

「但不知是誰家的坟墓，誰家祖宗的屍體，賭葬了他們？」

錢向我解釋了一切。他最後一個「如此，如此，」誰也不會知道。全是他一人在我們吃午飯，他突然消失時玩的把戲。他怕他的神算不應驗，失面子，所以不給我們

說。把傷的幾個人舁到屍舍去，路上，錢問我：

『我們不是可以再守一個月嗎？』

我以為他真要守一個月。但是他接下去說：『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戰利——應該是現在我們就退走，然而我希望我們光榮地退却。我告訴你，我們只能守到明天正午以前，到那時，我們要守也守不了。』

九

一夜天平靜無事的過去。大放光了。我看見了一架飛機，過了我們的村子，又繞回來，於是牠在高的雲中消失。

五分鐘後，二架轟炸機飛來，開始向了屍舍投彈。

我們都在郊外。看一個個銀白色的炸彈下來，火看見了，爆炸聲也聽見了。炸彈

都在一百磅左右，我相信錢這個估計是對的。幸而巖舍人在錢的指揮之下，已組織好，退到了郊外面。十餘枚炸彈轟炸了不夠，還用機關槍掃射，然而飛機上的人也看出這是一個已經放棄的村子。我們呢，也躲得很好。

五分鐘後，小汽艇十艘滿載了兵士駛來。他們登陸，把巖舍佔領了，又佈置陣地，又分一部份兵來搜索；我們開始射擊。

我們開始射擊時，他們並不於向我們進攻。因此我們的射擊只有五分鐘時候，也停止了。

戰線上平靜了半個小時。今天我們的陣線，已移到後面，沙包內不是河泥，不是黃沙，是米，他們又開始向我們進攻了，在機關鎗的掩護中，有一排日本兵衝鋒過來。我們用機關鎗把他們打回了老家。又三分鐘的平靜！於是第二排兵士衝過來，這回居然是小鋼礮掩護他們了。蓬！蓬的聲音！我們把第二排兵士送回了他們的老家去。同時，撤退了一道防線。

小鋼礮向我們的空的防線轟擊了三分鐘，二十幾發。這道防線的工事給打平了。現在他們輕易的佔有了這些破毀的工事。又五分鐘後，他們再向我們的新防線衝過來。我們用了沉著的態度把他們打回去。

就在這個時候，錢下令了撤退。

小汽艇的引擎響了，傷了的鄉人先下艇，然後是其餘的鄉人。扼守據點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用機關鎗，手榴彈阻住敵人的前進。經過三次戰鬥的經驗，我們已是臨陣不慌張的老兵了。因為最近一次戰利俘護了兩艘小汽艇現在我們共有五艘。撤退是很容易的，只是扼守據點，有了很大的犧牲。

他們有四十多名兵士向我們衝。他們有七八名是到達了我們的陣地，和我們開始了肉搏戰。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肉搏的。瘋狂啊！這不是人間應有的事。這是地獄。陰慘慘的風帶來了野獸的嗥叫聲，我眼見一把刺刀向我刺過來。我躲開，避到一個松樹的背

後，拔出手槍，射擊。我閉了眼睛射擊，就在刺刀到我的喉嚨時，他的手一鬆，槍刺落下。兩個「人，」一個布衣的鄉人和一個戎裝的日本兵，彼此在兩柄槍格住時，震開了虎口，武器落在地上。他們用手咬住了彼此的喉嚨。我向那個日本兵射擊。而同時，另一個日本兵的槍刺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給他挑倒，手是被血染紅了。正在我危機一髮的時候，從我前面，我看見一條獵犬竄到我的前面去。

「哦——」我微弱地閉上眼睛，「珍妮——」我的牙齒動一動。

世界黑暗。又是一排騷擾我到點極的槍聲，催促我離開這世界。但我最後知道的，是錢和另外幾個鄉人又在放射機關鎗，而肉搏戰是過去了。

我經歷了死。

但是我醒來了，靜靜的屋子，瓶花裏的臘梅，醫生，珍妮，和那條獵犬。我在一剎那間重新看見太陽光。這是在太湖的西山上，我的意識回來的時候，我的記憶也

回來了。醫生的臉向我移近，這個醫生，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啊——」我的聲音還很微弱「——你——。」

「噓，」他把手指放在嘴上，「不要說話。」

於是他好像要醫治的我的病，不是我在晨舍受到的傷和流血過度，而是，夢一樣的，我病的還是，還是爲了我的珍妮，他把珍妮推到我的面前。他自己呢，離開了屋子。五分鐘後，錢，施都進來了，還有我的老管家，他進來摸摸我的額角。

我是到了家了，太湖西山上，自己的家。我睡熟了。

十

「戰爭怎樣？」

珍妮如怨如訴的看我一眼，我把問話重複了一遍。她告訴我前方的消息，消息是

一架無線電裏傳來的。施到了山上就我到無線電舊材料，裝了一具。前方正在展開南京保衛戰，唐牛智將軍，親駕坦克車在光華門督陣。我的心很高興。現在醫生已準許我在庭院散步了。從庭院中我望山的更高處，我見了梅樹的林子。這又是黎明，我想起了不多前的一個黎明來：

我倒地後，珍妮我的獵犬竄在正要射擊我的日本兵身上，咬他的手腕，又立刻咬他的喉嚨。

後來，牠把我拖到小艇裏，後來，大家退上小汽艇。

珍妮如怨如訴的扶我在庭院裏散步。我這座屋子，祖產，是在半山的。底下便是太湖，庭院造得很好，水色把牠照耀得清新。珍妮站在水色的背景前。

屋子裏有步足聲。錢問施的聲音：『這對冤家怎末不見呢？』

於是施叫：『喂！有人來了！』

我把珍妮的手放開。我喊：『我不在家。』

錢到了長窗外。「我不找你。」

我們笑了。

「噯，頑皮，」珍妮說。

突然的，我向了錢和施：出乎每個人的意料的，說。

「我和她要訂婚了。」我指着珍妮說。

錢，「呃」的一聲笑容滿面了。其實我一向沒有過膽子對珍妮說起這個。三次病起後，一次也不曾和她說到過婚姻。一個突然的意興使我不加思索的說出了這個話。

珍妮如怨如訴的看我一眼。

「真的嗎？」施逼着珍妮。

「真的呢。」珍妮說了。

「幾時訂婚呢？」錢說。

「現在！」

於是醫生來了，老管家來了，屍舍人，西山人都來了。我的家裏滿是賓客。這些賓客全是遊擊隊戰士。太湖的水咆哮着，而在歡笑聲中我和珍妮舉杯給賓客們勸飲？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9 9762B

著者
出版者
發行兼
實價

徐遲

上海明明書局

每冊幣三百

局